

清爽华安 心临吾乡

# 承载远航记忆的那一抹瓷白

◎文霖颖

走在植被茂密的深山绿林间,低头便能捡到宝物,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华安东溪窑,便能够收获这样的体验。青花瓷的碗碟,米黄釉的罐片,绿釉的碎碟,这些残缺不完整的瓷片,被称为瓷器“标本”。现在,它们就这样不规则地散落于东溪窑的每一处窑址周围,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不平凡的过往。

《山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特殊的地域条件,让海洋文明始终贯穿于闽地历史文化当中,像一条串起珍珠的绳线,隐于其中,但意义与重要性却令人无法忽视。15世纪中叶,漳州的月港,也就是今天的龙海市海澄镇,取代因为“海禁”政策而走向衰落的,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刺桐港,开始登上福建航海历史的大舞台。时光再往前推一些,在宋代,北宋政府就开始在月港设“场务”,收“海道商税”,表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已经开始借由海洋搭建贸易的平台。漳州的水手、商人从这个时期便开始有一种随着信风远航的生活状态,大海对于人们来说,早已不再陌生。

东溪窑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朦朦胧胧地开始了它不一般的使命,但从宋代这个开端,到明朝的第一次兴盛,东溪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拨开时光深遂的纵横,便可以清晰地看见历史的脉络。事实上,与东溪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直是那个叫月港的地方。

月港,没有泉州、福州港的悠久历史,也不如厦门港的水深,据说出海时需要数条小船牵引前行,一潮至主屿,一潮至厦门。这里“官司隔远,威命不到”,附近海岸曲折蜿蜒,港汊交错,又因为民风强悍,诸多条件构成月港在特殊时期崛起的必然要素。彼时,明政府下令“海禁”,民间海上贸易一律被禁止,许多大港口逐渐衰落,到明景泰年间,月港开始出现民间海洋贸易商船的身影。明隆庆元年,政府在月港开放“洋市”,“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两洋”,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口,这样的唯一,使得每年从月港出发的商船,多时甚至数以百计,月港至此迎来了黄金时期。

伴随着月港的繁荣发展,东溪窑也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窑址位于深山之中,东溪窑烧制出的瓷器想要“入市”,便需要水陆兼程。四百多年前的窑工们,将烧制出的成品放入挑担中,经过曲折狭长的小道,一路人工担运至归德溪,顺流运达永丰溪,汇入上坪、上樟烧制的瓷器,一同担运至九龙江北溪渡口,再由平板船经北溪、西溪分载于月港,随着被称为“福船”的大商船由此起航,外销至南洋诸岛、日本及欧洲各国。

在当时,以永丰溪为分界点,从上坪往九龙江北溪的路线据说最为常走,原因是往西溪的路是“官路”,须得交上点税,但北溪不用。自然,北溪之路更受欢迎些。对于窑工来说,节约运输成本是很重要的,或许,这也促成了东溪窑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走在现在的窑址小道中,有些艰涩难行,但我料想,当时窑工们走过这段路时,定然是欣喜与轻松的。透着晶莹迷人

光泽的各式瓷器,静静地躺在挑担中,窑工们踏着稳健的步伐,肩上是成就的希望,他们必须谨慎小心,这些精致的成品可经不起一个跟跄,可心底的喜悦,逐渐由足下漫过周遭,或许他们还哼起了山歌,一路欢唱,以承载内心的激动,而这样的小道在他们的眼里,又何尝不是光明大道呢?

与窑工们的喜悦成正比的是产品的销量。运出去的瓷器很受欢迎,产品越来越紧俏,水陆兼程的路线成就了山里人的贸易之路,产品也由此变得多样化。青花瓷是其中产量最大的,这种含钴的瓷器,在当年实在受欢迎,尤其是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在1954年时,中国青花瓷的价格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由于稀少,能够用得上中国瓷器的欧洲人只有国王与贵族,他们并不清楚瓷器的成份,只觉得这种东西表面光滑,纹理高雅,比铁器、木器好太多,他们甚至觉得瓷器有起死回生之效,国王用它作为高贵的礼物巩固与邻国的关系,王后则用订制的瓷器奖励勇敢的士兵。

我曾仔细端详过一个完整的上等青花瓷,这种只运用一种色系变化烧制的器件,当真可以称为尤物。因为青花所呈现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朴隽永之美,使它成为许多朝代瓷器业的宠儿,更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说起来,还是历史不断前行的脚步给予了东溪窑得以繁荣的契机。欧洲人对瓷器的喜爱,让他们产生了模仿制造的想法,他们从最初的订制瓷器成品到开始尝试从中国采购白瓷釉料进行生产与设计,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价格昂贵的商品原料其实是高岭土。与此同时,中国瓷都景德镇由于原料危机,许多窑场几乎停产,窑工四散,流入各地的民窑。

但欧洲人不会停止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他们想要寻找交通便利、原料充足的靠近港口的新窑场,漳州的大规模民窑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事实上,比欧洲人的模仿更早更成规模的,是中国民间对官窑的仿制。包括东溪窑在内的漳州窑,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个中翘楚。拥有得天独厚原料瓷土,让东溪窑生产出来的瓷器,坚实、细腻,光泽度上佳,加上窑工们的日益精作,使得花纹、图案都因为画工的精湛,越发的多样与美观。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东溪窑产品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有了各地官窑师傅技艺的融合,东溪窑的产品可以说集合百家之长。但有一种产品,是东溪窑的代表与骄傲,它们被称为“米黄釉”。米黄釉具有德化白瓷的细腻通透之感,又因为此地瓷土中含铁量较多,略为白中泛黄,又似哥窑器件自带冰裂纹,形成了各种成熟工艺之上的,独有的品相,受到了大量买家的欢迎。

窑工们或许不知,经他们双手烧制出来的瓷器正结结实实地改变着东南亚人和欧洲人的审美与生活。中国瓷器,在大海彼岸的那些国度,原本只有少数人才用得上,但是来自闽

南的商船改变了这个状况,欧洲的民间开始拥有了昂贵的瓷器,菲律宾的天主教徒着迷于收藏中国瓷器,就连民间的结婚聘礼也以有中国瓷器为荣。中国瓷进入空前的交流高潮。

到了明朝嘉万时期,东溪窑的制瓷业真正进入了鼎盛之期。现有的资料显示,东溪窑已发现窑场22个地点,15个窑址,生产规模达到了10平方公里,一系列的数据表明,这里就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可以想见,从窑址中央翻腾而起的窑烟,该远飘多少座大山,即便是在深山密林间,这里也定然是人丁往来,火热繁华,荣光兴旺至极。

既然东溪窑的兴盛与月港的崛起联系紧密,同样的,月港的没落也势必影响东溪窑。在明末期,由于海寇的骚扰作乱,明政府再次下令“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月港随之迅速衰落下去,东溪窑的产量也减少许多。

与人生的起伏相同,每一次的衰退,或许正预示着将有更高的前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在厦门正式设关。在厦门港日渐繁荣后,原本有所衰落的华安东溪窑,在康熙时期第二次达到了制瓷产业的高峰。在被发现的东溪窑代表上缸形遗址中,一座完整的横式阶级窑,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生产场景。土黄带褐色的窑墙,出烟室、烟孔、匣钵,一半裸露,一半埋藏于泥土中的瓷器残片,最无法让人忽视的是窑壁上几厘米厚凹凸不平、深褐甚至泛出银白光泽的坚硬壁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窑汗”。窑汗的厚度直接代表了年代的久远,也映衬出昔日的热度,然而与窑汗所不同的是,窑工们的汗却早已滴落黄土,化为瓷胎,揉进了他们用心烧制的那抹瓷白之中。

在这个时期中,华安制窑人善于模仿与捕捉市场动向的能力已达登峰造极。除青花外,他们大量烧造白瓷、青白瓷、酱釉瓷、仿龙泉青瓷和仿哥、仿官诸多品种,烧出的瓷器一度让许多人以为是官窑出品。在我看来,东溪窑的历程堪称励志,埋藏于深山之中的瓷土,本是无人知晓之物,依赖本土人的智慧与手艺,这种出产于华安民窑的瓷品,因为质优出众,远销海外,甚至被列为贡品,这不得不让人惊叹,进而相信制窑人赋予瓷器所独有的生命力及创造力。

光阴虽已暗淡,但华安东溪窑曾经焕发的荣光却已深刻载入历史的记忆中,伴随着那阵季风,踏着那条走了百千遍的航线,东溪窑的历史轨迹还在书写,它于现代的“横空出世”,或许正预示了第三次兴盛的即将到来。(本文为全域旅游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作品)



明嘉靖敬璋窑如来佛立像



东溪窑瓷器



东溪窑遗址,上缸形窑口

在中国的版图上,华安县马坑乡下垵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然而这里却是此县首个苏维埃政府诞生地。暮春三月的一天,受县委和马坑乡党委之邀,我们慕名前往开启红色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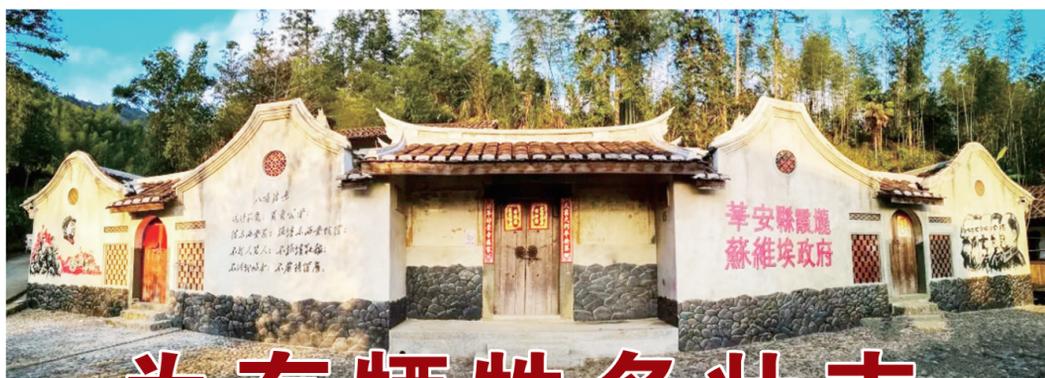
三月的马坑大地,崇山峻岭之上,依然春寒料峭。然而,春天的脚步已悄悄走来。我们驱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绕行,沿途所见到的草木,已长出了新绿,处处郁郁葱葱。枝头盛开的杜鹃花,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开遍了山野,充满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马坑乡下垵村,位于华安、南靖、漳平三地交界处,连接闽西南地区。据当地人讲,这里背后翻过高山,就到达漳平永福,而西边穿越山谷,可走进南靖和溪村。全村千把号人,分散居住在下垵、马家竹、上村等村落。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漳平永福李庄李氏家族三、四房宗族,因生活所迫,先后迁往马坑乡下垵村谋生创业。在漫长历史长河里,李氏族人已在下垵村繁衍生长长达四百年之久。由于血缘关系,历史以来,两地李氏宗亲来往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垵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坐落于下垵村村部所在地。走进村里,沿着斜坡走了约百米,红色旧址立刻映入人们的眼帘。原来这是一座古老民宅,如今已成为红色革命纪念馆,供人们瞻仰。古宅经过一番人为修葺,古朴典雅,尽显闽南民居特色。据了解,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宅,名曰:“德英堂”,由李氏先祖李朝儒于清雍正年间所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青石门框上铭刻“竹苞松茂”四字,清晰可见。屋檐下立面壁画,写着“文武世家”,图文并茂。由此推测,屋子主人重视耕读传家。

走进下垵苏维埃政府旧址,踏着革命先辈留下的足迹,从中堂到护厝,我们仔细浏览一遍。墙上悬挂的照片、图片,厅堂里摆放的历史文物,琳琅满目,令人阅后浮想联翩,心情久久难于平静。触景生情,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面。人们不禁会问,下垵村是地处三县交界的边远小山村,这个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地方,为何能够建立华安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呢?这话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说起。

1927年“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率领红军转战闽西,一路撒下革命火种。1929年,朱



## 为有牺牲多壮志

——访马坑乡下垵村苏维埃政府旧址

◎黄承南

德率红四军攻克漳平永福。随即,中共永福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相继成立。因为地缘关系,下垵村毗邻永福李庄,历史上民间往来关系密切。同年10月,受中共闽西特委的指派,永福共产党人洪锡麟、陈志科以小商贩的身份,来到马坑乡下垵村点燃革命火种。他们号召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敢于同封建剥削阶级斗争。顿时,下垵村村情激昂,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经过秘密活动,当地村民李友理、李朝通、李水金、李庆林4人,成为首批中共党员。1930年2月,中共下垵村党支部正式成立,并且建立下垵苏维埃政府,李友理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下垵苏维埃政府旧址的厅堂上,陈列着当年赤卫队使用过的大刀、头盔、鸟枪等。这些历史遗物,锈迹斑斑,似乎向人们诉说那段腥风血雨的故事。据了解,下垵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成立后,自制大刀、长矛、鸟铳,不断壮大革命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农民赤卫队员已增加到130多人,革命活动范围到华安、南靖县周围10多个村落。他们拿起武器,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是,1931年10月25日,下垵村50多位赤卫队员举行武装暴动,冲进当地土豪李宗枝家里,把他家的耕牛,谷物分给贫苦百姓。土豪劣绅一听到赤卫队来了,吓破了胆,对赤卫队恨之人骨。

1932年5月12日深夜,南靖和溪反动民团头目郑炳星率白匪100多人围剿下垵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由于叛徒告密,李友理、李朝通不幸被捕。其他赤卫队员闻讯后安全转移。几天后,李友理、李朝通被解押到南靖和溪坑场,惨遭酷刑而壮烈牺牲。乡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苏维埃政府的旗帜、印章、武器等,藏在后山的山洞里。下垵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经历两年多岁月,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星火,已在华安西部山区广阔大地上燎原。

回眸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想起当年下垵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历史没有忘记,华安老区人民没有忘记,下垵苏维埃红色政权诞生的往事,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的时光,但这里并没有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如今,下垵苏维埃政府旧址,已建成华安县红色革命纪念馆,传承红色基因和文化。

古人说,人间最美三月天。果然如此,马坑崇山峻岭之上,一眼望去,杜鹃花开遍了山野,仿佛人间仙境。青山绿水之间,姹紫嫣红的杜鹃花,有浅红色的,有玫瑰红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鲜红的,给春天增添了迷人的色彩。鲜红的杜鹃花,也称啼血杜鹃。马坑的杜鹃,它红得热烈,红得活泼,红得惊艳,红得气势磅礴,这不正是革命先烈的血染红的?



茶园飞歌

黄庭和摄

九龙江畔

总第212期

诗路花语

### 蒲公英的心愿

◎华安县实验小学 邹雨涵

蒲公英看着鸟儿  
在天上飞  
真是动了心  
多么想像鸟儿一样  
去旅行

蒲公英看着天空  
飘动的云朵  
羡慕极了,多么想  
像云朵一样  
到处去看风景

蒲公英看着世界  
飞翔的鸟儿  
羡慕极了,多么想  
像鸟儿一样  
去看看广阔无限的世界

等啊……等啊……  
它的终于成熟了  
它把心愿告诉了它的孩子们  
并给孩子每人准备一把伞  
一阵风吹来  
风中飞着它心爱的精灵

### 草和花

◎华安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嘉麟

草在暗地里  
努力地生长  
花在枝头招展  
自傲地偷懒

风来了  
花瓣一片一片被带走  
连最后的香味也没留下  
而小草  
还在顽强的活着